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娘子軍

### 第四回 風起潮湧大鬧閨房 喜地歡天脫去羈勒

再說愛雲正講得高興，要想從夫婦不和家道不成這個害處上邊去感化她丈夫，且證明夫婦平權是個正理。這個當兒，不料外邊領進一個人來，說是頑軒太爺於昨夜十二點鐘忽然染了時疫，昏迷不醒，延至今日飯後壽終了。愛雲平地得了這個凶耗，真同青天裡打個霹靂一般，頓時手足冰冷，哭得幾乎暈去。外邊婆婆也曉得了，便進來勸住了哭，馬上喚了一乘轎子，打發她回去。也不用收拾東西，單跟了一個媽媽，淚盈盈的上轎而去。到了那邊，自然更有一番悲痛。固齊到了明天，自然也要去送殮，這也不必細表。誰知不到十天愛雲母親亦然得了這個症候，相繼而亡。此時愛雲心中真是痛不欲生，那種淚盡聲嘶的神情也不言可知了。等到初喪已畢，愛雲本欲守過終七，怎奈這固齊幾次的催她回家，且又值端陽令節，不得已把父母身後事情稍為料理料理，便忍淚回來到了家中。度過端陽轉眼之間又是一個月了，愛雲想到父母雙亡，自己的身世又不幸遇著這樣頑固丈夫，不覺悲從中來，心酸腸斷，又不便放聲大哭，只得在暗中偷彈幾點酸淚，聊舒鬱積，也沒有什麼心緒去看甚書兒。一日午後無事，心中略覺舒暢一些，坐在外房，忽又聽得隔壁的琴聲鼓得甚是圓熟，便想起了隔壁張大嫂，就是去年認識的錢家姐姐，學問很好，我與她又很為投機，現在正是暑假時候，何不去請他來頑頑。便教媽媽們過去相請，不多一刻果然來了。二人見面之後彼此敘了些契闊。愛雲又講了些父母病故的情形，張大嫂自然又勸慰了一番。後來愛雲說道：「姊姊，小妹以前不能進學堂的緣故，姊姊也曉得的。如今先父已經去世，小妹這夙願一定要去償卻了才稱我心，相煩姊姊同我做個介紹。」張大嫂道：「介紹是極容易的事情，但不知賢妹身上還有什麼阻力麼？」愛雲臉上紅了一紅，便答道：「有是也有的，但虧得婆婆待我又客氣又疼愛，想來還沒有什麼大阻力。」張大嫂聽了說道：「即如此，你且商量定了再講，好在開學的日子還早得很哩。待愚姊下回到來再與你定奪就是了。賢妹呵，凡人只要立志堅定，隨你什麼事沒有做不到的。古人說道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但願賢妹耐耐心兒守著，遲早總得成功的。」隨後大家又談了些外面女學的景象，張大嫂便起身告辭。愛雲送出房外，正撞著固齊從外面回來。他見了是隔壁張大嫂，心中早有幾分不快了。等到愛雲回進房中，他便問道：「這種不守女教的女子她來這裡做什麼？」愛雲道：「是我去請他來的。我和她本來認識，來個把女友也有什麼了不得。」固齊又問道：「你同她講些什麼？」愛雲道：「我打聽打聽她學堂裡的章程和開學的日子。」固齊等不及她說完，便攔住道：「這些事你去打聽它做甚？難道你也要想去進學堂麼？」愛雲此時沉吟了一回，便裝著笑容向固齊說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本已久有此心，現在請你寬假我一點。可憐我父母俱亡，求你依了我這一遭兒罷。讓我學成歸來懂得一些兒事情，也好幫你做一輩子人家，省得處處要累你，有內顧之憂。」固齊說道：「這事斷然不可。男人家內顧之憂也是分內的事情，所以女子便應該千依百順，討著些男子的喜歡。丈夫說怎樣便要怎樣，就因為是終身衣食都要仰靠著丈夫的緣故。你既然曉得我有內顧之憂，可見夫婦斷沒有平權的道理。你前遭兒說的什麼敵體等類都不過是一知半解，不識大體的說話。你怎麼不說那乾健、坤順、陽剛、陰柔的八個字呢？怎樣叫做剛健，怎樣叫做柔順？你且辨辨這兩句的滋味看，豈不是應該不平權的麼？」愛雲聽了說道：「呵喲喲，你這些話恰巧都是平權的佐證。」固齊聽了倒一呆，便問道：「怎麼反是平權的佐證呢？你且說來。」愛雲道：「這剛柔健順的意思是從男女德性上邊著眼的，並不是說的權力。就是从權上邊說也是說男權應該剛健，女權應該柔順，並非剛健就是有權，柔順就是無權。你且把這四字去訓訓有無二字看，可訓得通訓不通。你不要單看了它是對的字面，便混到別的對字面上去。須知這剛柔同健順是平等的，對待字不比那尊卑貴賤的對待字，是帶有地位同階級的性質，可以分出大小高低來的。若論到男有內顧女當仰靠的一層，這正是數千年來從男女不平權上結出來的惡果，卻是大大的害處。你把這害處反當做公理，豈非又是倒果為因麼？你看那泰東西各國男女融融相敬相愛，沒有什麼淫奔匹離的事情，不都是享平權的幸福麼？」

愛雲還要講下去，那固齊已是聽得不耐煩了，便說道：「你不要逞著這張利嘴咬文嚼字的，在我跟前賣弄。我是終不佩服的。你不看見現在那些女學生麼，也是同你這樣的開口文明閉口平等，學了幾句口頭禪把男人看得如草鞋頭上的一堆糞土一般，要撇就撇，這種平權還了得麼。」愛雲道：「這不過因年紀太輕，道德同學問都沒有根底才沾染了這種習氣。偶然有幾個也不能就把女界一筆抹殺。」固齊道：「抹殺不抹殺我總不放你去。我且講段古事給你聽聽。唐朝不知哪代天子手裡有一個公主下嫁。臨別的時候，太后還再三叮囑，教她不要靠了皇家的勢頭把駙馬看輕，須得降心和氣為是。你想她是一個公主，太后還要這樣吩咐，可見尋常的人還有什麼女權？」愛雲聽他講完，便又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說來說去原是平權的意思。」

這些事情都因為中國人的心理不平得太甚。若論尋常的夫婦就說是男尊女卑，逢到大勢頭的女子，就看得她如天神一般，把個男尊女卑的局面顛倒反了過來，任憑弄得男權一些沒有也不以為恥。所以世界上怕老婆的也很多，這就是男權太重的報應，又是反比例。這太后賢明，曉得閨房之中有這等怪現象，所以叮囑公主行尊降貴，仍舊是要使他們平等呢。」固齊見自己引證出來的古事古語都被他駁得篇篇有理，不覺惱羞成怒，老大的發急起來了，便嚷著道：「橫也是你的理，豎也是你的理。」

你這潑辣貨，現在沒有進學堂已經這樣的放肆，還經得去進學堂麼？倘若放了你去，將來不知要鬧到怎樣的天翻地覆哩！」

一面說一面還要指手畫腳的做出種種怪狀來，差不多像要用武的樣子。正在那裡哩哩啾啾對愛雲大肆咆哮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喝道：「固齊，你怎麼又在這裡同媳婦嘔氣了？好端端的人常常提高了喉嚨大喊大叫的像個什麼樣子！還不走開！」固齊回頭見是母親，只好帶著怒容望外而去，一路猶是嘖嘖咕咕恨個不了。等到固齊走出，太太才回過身來要找媳婦卻忽然不見了，再找到裡房才見愛雲靠著妝台，坐在牀沿上在那裡揩眼睛。

再表愛雲向來同固齊雖然爭論過幾回，卻從沒有哭過一次。這幾天為了父母雙亡心中本來常常不快，今天固齊又鬧得太過分一些，所以一見婆婆進來不覺想起了自己母親，便忍不住傷心淚落。又恐怕被人看見，因此趁這當兒便溜煙跑到裡房獨自個去掉淚。現在見婆婆找到裡邊，便揩著眼睛立起身來迎到婆婆跟前，勉強叫了一聲。要想再告訴一句話兒，誰知喉中已哽住了，倒反抽抽咽咽的哭出聲來。太太便好容易勸住了。

隨後大家坐了下來，太太才說道：「方才固齊和你吵鬧的原因我在房外已聽了多時，大概情形我都曉得了。你所說的幾層道理倒也不錯。他呢，總是這副老脾氣，你也不要恨他。但是我想媳婦的文才已經很有功夫，就是在家研究研究也好，何必定要去進學堂呢？」愛雲見婆婆問到這事，便想趁此機會稟明一聲罷，遂端端詳詳的答道：「婆婆，非是媳婦固執，實在因為學堂裡的益處很多，除了文學之外，其餘什麼女紅、刺繡、家政、姆教種種女子應該做的事情都有專科可以學的。媳婦因為在家的時節從小就喜歡看了幾本書，以致把這些分內的事情倒反拋荒了，弄得一樣兒都不會。現在想著了懊悔已來不及，所以要去學幾樣治家的本領，回來明兒也好替婆婆分一些力兒。本來今晚媳婦也要來告稟婆婆知道，請婆婆憐我愚幼，替媳婦作個主罷。」那太太見她這番說話講得很有道理，心中又疼惜又佩服，便答應道：「乃此我問你公公去說，去看他的意下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愛雲便謝了一聲。一回兒已晚膳時候了，老媽子端進飯來，太太就在這邊同愛雲吃了，談談家常，直至十點多鐘才回房去。各自安睡不提。

到了明天，太太把這事和壽卿一說，且將愛雲這番說話原原本本告訴了一遍，誰知壽卿倒滿口允許，且贊道：「難得她這般有志氣，也是不容易的，不過叮囑她不要去學那些不倫不類的打扮同女學生的習氣就是了。」第三天，愛雲得了這個信息好不歡喜，真可稱生平第一樁的快心事兒，便自到隔壁去托了張大嫂同她報好了名。回來再把一學期的學費自己籌好了，便慢慢的把書籍等類也收拾舒齊。等到七月初旬開學的那天，便歡歡喜喜辭別了公婆同固齊，一徑同張大嫂進這明強女師範學堂裡去。固齊到了這時也無可如何，惟有抱怨父母糊塗罷了。

再說愛雲進了學堂，又用功又謙和，且她國文的程度本來已很高的了，所以非但同學都敬愛她，連幾位教習也都佩服。

內中最歡喜最敬重她的，要算那校長兼充國文教習的沈振權師母。因她國文的月課考取過兩次第一，所以不上幾個月她的名譽

已是鼎盛一時。她在這幾個月裡和了張大嫂、沈振權師母同幾個同班生等，凡是什麼遊藝會哩、天足會哩都去看過、聽過，就是自己學堂裡的學生演說，大家也請她上台去演說過幾次，口齒也練得很清利。真不知長進了多少，學識經過了多少閱歷，況她的秉性又聰明，所以各樣進步都比別人來得更快。這還不足為奇。最可驚的她還有一樁他人所做不到的事情，她卻在功課之外忙裡偷閒不消幾個月已經做就，而且做得完完善善、精精密密，真所謂超超原著哩。究竟是件什麼驚人的事情呢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加批

張大嫂真是明眼人，知道她身上還有阻力。

自家一知半解反說別人是一知半解，真是可笑。

越是男權太重越多怕老婆的人，此理最為精湛，從來未經人道破。愛雲重重辯駁這一層，駁得最新雋有味。